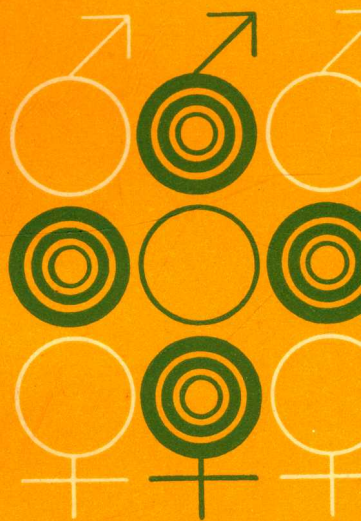


#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

而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标志着人类认识和揭示自然奥秘的飞跃和深化。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冲击下，在当代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崛起了一大批崭新的学科、思潮和观点，以期解决世界向



当代学术  
思潮译丛

特伦斯·霍克斯著

会主义，就必然要放眼世界，引进和借鉴当代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就是

立足中国，立足当代，精选当

今世

出现

影响  
领域内  
大影  
观点

# 结构主义 和符号学

著 者 / [英] 特伦斯·霍克斯

译 者 / 瞿铁鹏

校 者 / 刘 峰

---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Terence Hawkes*

##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1977

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版译出

###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英] 特伦斯·霍克斯 著

瞿铁鹏 译 刘 峰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字数 128,000

1987 年 2 月第 1 版 198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册

书号：2188·41 定价：1.70 元

#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 汤永宽

副主编 / 陈 昕 杨鲁军

编 委 /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沪宁 王晴佳

汤永宽 张汝伦

陈 昕 陈琦伟

杨鲁军 汪耀进

武 伟

#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特伦斯·霍克斯博士是英国加迪夫学院的高级讲师，“新声丛书”主编。本书作为“新声丛书”之一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

本书讨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本质和发展，讨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最重要的问题和原则。作者首先从历史角度阐述和结构主义思维方式有关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原则，比较充分地引证了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和美国结构语言学家的著作。接着通过对俄国形式学派的讨论转而介绍当代西方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中流行的“结构主义”观点，仔细考察了罗曼·雅各布森、罗朗·巴尔特等人的著作和他们的主要观点。然后分析符号学提出的各种问题，探讨诸如“文学性”的本质和地位、“阅读”和不同方式的“书写”的含义等问题。在结论中，作者提出一种新的批评意识，即一种新水平的关于我们相互交流的一般意识。

本书作者试图反映人们在运用和语言学研究相关的一般分析方法解决文学范围的具体问题时所作的各种努力，旨在表明全部文学艺术、包括语词的使用仍然和使人具有独特性的语言的本质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认为，现代语言学已为

人类交流总体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因此也为详尽地分析人类在世界中的作用提供条件。作者用本书向我们表明：我们生活在符号世界里，而且是生活在处处都是符号的世界里，对这种处境的日益增长的意识已经使现代人的视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视野的变化迫使人们承认，这个世界的“现实”本质上不属于物自身，而属于我们在事物之间发现的关系。所以“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已经成为理解那种现实的核心原则。

本书是作者在学院授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作者并不假定读者先已具备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知识，所以本书对初学者十分适宜。书后附有作者精选的参考书目，这是读者进一步研究的指南。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承刘峰同志对照原文校订了一遍，在此特致谢意。译文如有错误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 目次

---

## 1 导言 1

---

维柯..... 1

皮亚杰.....6

结构主义..... 8

---

## 2 语言学和人类学 10

---

索绪尔.....10

美国的结构语言学.....20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24

---

## 3 文学的结构 58

---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走马”.....58

欧洲的结构语言学.....73

罗曼·雅各布森·····	76
A·J·格雷马斯·····	88
茨韦坦·托多罗夫·····	96
朗朗·巴尔特·····	108
<hr/>	
4 符号科学	126
<hr/>	
5 结论:对旧“新批评”而言的新“新批评”?	156
<hr/>	
“新批评”·····	156
“新”新批评·····	161
<hr/>	
参考书目	166
<hr/>	





## 导言

“结构”、“结构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这类词语对普通的讲英语的人来说似乎是抽象的、复杂的、新奇的，或许还有点法国味儿，这一情况历来成为引起人们深深怀疑的毋庸置疑的理由。

然而，不论这种盎格鲁撒克逊的偏见有多大诱惑力，一经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十分站得住脚的。“结构”这一概念，亦即被统称为“结构主义”的形形色色的“结构主义者”看待世界的观念，并非和我们所信赖的思维方式毫不相干，也并非完整无缺地从过去十年巴黎的狂热的气氛中突然涌现的。

### 维柯

1725年，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出版了一本叫《新科学》的书。这件事在当时几乎未被人们注意，但是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因为维柯提出的“科学”正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它的典范就是伽利略、培根和牛顿等人的“自

然”科学，它的目的旨在向“诸民族的世界”展现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为探究“自然世界”所获得的成就。简单说来，它的目的是构造“人的物理学”。

新科学的精髓在于维柯的明确果断的眼力，维柯看到，如果正确地评价所谓的“原始”人，就会发现，他对世界的反应不是幼稚无知和野蛮的，而是本能地、独特地“富有诗意”的；他生来就有“诗性的智慧”（*Sapientia poetica*），指导他如何对周围环境作出反应，并且把这些反应变为隐喻、象征和神话等“形而上学”的形式。

这一“发现”——通过了极大困难才取得，因为“具有文明本性的我们（现代人）根本不可能想象出来，只有付出巨大的辛劳才能理解这批最早的人的诗歌的本质”<sup>①</sup>——表明：关于天地万物的创造以及早期社会中社会机构的创立这些显然是出之想象的荒谬可笑的叙述，人们是不必拘泥于文字表达的；这些描述，不是对现实的孩童般的“原始”反应，而是属于一种完全不同序列的反应，其作用最终地、首要地是认知的。这些描述体现的不是关于事实的“谎言”，而是如何认识、命名和表达这些事实的一些成熟的精密的方法。它们不单是现实的装饰，而且是应付现实的一种方法：“因此，人们学会的最初的科学应该是神话学或者是对寓言的解释；因为，就如我们将看到的，任何民族的历史都肇始于寓言”。<sup>②</sup>

因此，如果恰如其分地解释神话，便可以把它看作是“最

---

① 维柯：《新科学》，第34节，T·G·贝根和M·H·费希的第三版修订译本，康乃尔大学，1968年版。我国已有朱光潜的译本：《新科学》（人文版，1986年）。

② 同上书，第51节。

初一些民族的文明史，这些先民，都是地地道道的诗人。”<sup>①</sup> 例如：

在无数的关于歌咏比赛的寓言中，诗歌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在这些王国中通行的民间制度……自然还提到英雄为争夺主人的保护而进行的竞争……这样就有了森林之神……当他在歌咏比赛中输给阿波罗时，就被上帝生剥了他的皮……塞壬以歌声引诱航海者入睡；然后割断他们的喉管；斯芬克斯让过路人猜谜，如果不能破谜就将其杀死；瑟西施用魔法把尤利西斯的同伴们变成了猪……所有这些描画出各英雄城邦的政治。这些寓言中的水手、旅人和流浪者都是外乡人，即平民，他们为了和英雄们竞争，以分享主人的庇护而败北，受到严酷的惩罚。<sup>②</sup>

因此，任何神话在古代人一般经历过的实际经验中都有其基础，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试图把一种令人满意的、可以理解的、人化的形式强加于这种经验。维柯认为，这种形式是从人的心灵本身产生的，它成了人类心灵视之为“自然的”、“既定的”或“真实的”那个世界的形式。

这就确立了真实—事实(*verum factum*)原则：人认识到是真实的(*verum*)与人为地造成的(*factum*)东西是同一回事。当人感知世界时，他并不知道他感知的是强加给世界的他自己的思想形式，存在之所以有意义(或“真实的”)只是因

<sup>①</sup> 维柯：《新科学》，第352节。

<sup>②</sup> 同上书，第646—648节。

为它在那种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此“……如果我们对此深思熟虑的话，那么，诗的真实就是形而上的真实，与它不相符合的物理的真实就应被视作谬误。”<sup>①</sup>

简言之，“人的物理学”表明，人“创造了自身”<sup>②</sup>，表明“文明社会也已确实无误地由人创造出来了，这个社会的各项原则可以在我们人类自身心灵的变化中发现。”<sup>③</sup>如此看来，人是独特的、杰出的“创造者”（这个词在希腊语中为“诗人”），因此“新科学”将着重研究“创造”或“诗化”的过程。

结果，这就成为一件互为影响的错综复杂的事。因为人不仅在其自身心灵的映象中创造了各种社会和制度，而且，这些社会和制度最后也创造了他。

维柯想要表明，创立“诸民族的世界”的最初那些行动是由当时仍旧是（或已退化为）野兽的人做出的，人类自身恰恰是由创造那些制度的过程创造出来的。人类不是什么先决条件，而是制度建立过程的结果、效果、产物。<sup>④</sup>

这就是说，人创造神话、社会制度，实际上他创造他所感知到的整个世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创造了他自己。这种创造过程包括不断地创造各种可以认识的、重复的形式，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称为“结构”的过程。维柯把这种过程看作是人

---

① 维柯：《新科学》，第205节。

② 同上书，第367节。

③ 同上书，第331节。

④ 贝根、费希：《新科学》前言。

固有的、永恒的、确定的特征，特别在社会制度的创立方面，它的作用是持续不断的，由于它具有重复性，因而其结果是可以预测的。

各种制度的本质不过是它们在特定的时代以特定的面貌出现而已。只要特定的时间和面貌如此这般，出现的社会制度就一定会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sup>①</sup>

“诸民族的世界”一旦由人“构造”出来，就证明自身是一股潜在的持续构造的力量；它的习俗和礼仪是强有力的洗脑机制，人类在一个人造的世界里就得习惯于并且不得不默认这些东西，尽管人类仍把这种世界看成非艺术的、“自然的”世界。

维柯的著作是现代人最早做出的尝试之一：它试图消除这种永恒的结构过程对人的心灵产生的麻醉作用。因此，它是现代人最早认识到这一过程为人类心灵的明确特征的一部著作。《新科学》和现代那些思想流派有直接联系，可以说，这些思想流派的最基本的前提是，人类和人类社会不是根据在它们之前就已存在的模式或计划塑造的。和存在主义者一样，维柯似乎认为，没有预先存在的、“既定的”人的本质，没有预先确定的“人类本性”。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似乎说，人性的具体形式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人类制度的体系所决定的。

在“诗性的智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种独特和永恒的

---

① 《新科学》，第 147 节。

人类特性，它表现为创造各种神话和以隐喻的方式使用语言的能力和必要性：不是直接地对付这个世界，而是间接地通过其他手段，即不是精确地而是“诗意地”对付这个世界。维柯认为，“在人类制度的本质中，必定有一种为任何民族所共有的精神语言，它毫无例外地抓住人类社会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事物的实质，而且以形形色色不同的变化来表现这种实质，一如这些事物本身可能具有形形色色不同的方面一样”。<sup>①</sup>这种“精神语言”表明它本身是人类普遍具有的能力，不仅是形成结构的能力，也是使人的本性服从于结构要求的能力。因此，可以说这种“诗性的智慧”就是结构主义的智慧。这是昭示所有人必将永远这样生活的一条原则。它表明，要成为人，就必须成为结构主义者。

## 皮亚杰

如果我们都是结构主义者，那么我们应当知道什么是结构。然而，这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可能令人难以捉摸，我们现在应当更逼近地予以考察。

让·皮亚杰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一项最有成果的尝试。皮亚杰认为，人们可以在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中观察到结构，这种排列组合体现下列基本概念：<sup>②</sup>

---

① 《新科学》，第161节。

② 让·皮亚杰：《结构主义》，第5—16页。

- (a) 整体性概念
- (b) 转换概念
- (c) 自我调节概念

所谓整体性，是指内在的连贯性。实体的排列组合本身是完整的，并不只是某种由别的独立因素构成的混合物。结构的组成部分受一整套内在规律的支配，这套规律决定着结构的性质和结构的各部分的性质。这些规律在结构之内赋予各组成部分的属性要比这些组成部分在结构之外单独获得的属性大得多。因此，结构不同于一个集合体，结构的各组成部分不会以它们在结构中存在的同样形式真正独立地存在于结构之外。

结构不是静态的。支配结构的规律活动着，从而使结构不仅形成结构，而且还起构成作用。因此，为了避免降到消极被动的形式的水平，结构必须具备转换的程序，借助这些程序，不断地整理加工新的材料。因此，语言，作为人的基本结构，能够把各种各样的基本句子转化为形形色色的新话语，同时又把这些话语保留在它的特定的结构之中。

最后，结构是自我调节的，这就是说，为了有效地进行转换程序，它不向自身以外求援。各种转换旨在维护和赞同使它们得以产生的那些内在规律，并且把本系统“封闭”起来，不使它和其他系统接触。我们还是举原先的例子，语言并不是通过参照“现实”的模式来构词的，而是根据自己内部的、自足的规则来构词的。“dog”（狗）这个词是在英语的结构中存在并起作用的，和任何四条腿、汪汪叫的牲畜的实际存在毫无关系。这个词的功能来自它的作为名词的内在结构的地位，而

不是来自它所指的作为动物的那个对象的现实地位。结构正是以这种方式独特地处于“封闭”状态的。

## 结构主义

因此，结构主义基本上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如上所述，这种思维方式对结构的感知和描绘极为关注。它作为自维柯以来的现代思想家所日益关心的问题，是在探索感知的本质时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的产物，最后在二十世纪初集中反映出来，在物理学领域尤为突出，但是它的势头已经达到了其他许多领域。“新”的感觉包括这样一种认识，即尽管表面情况与此相反，世界并不是由独立存在的客体组成的，这些客体的具体特征可以清晰地、单独地觉察到，其本质也可以予以分门别类。其实，任何感觉者的感觉方式都可以表明是包含了一种固有的偏见，它极大地影响着感觉到的东西。因此，对个别实体的完全客观的感觉是不可能的：任何观察者必定从他的观察中创造出某种东西。因此，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这种关系成了唯一能被观察到的东西。它成了现实本身的材料。况且，这里所涉及的原则必须开发整个现实。因此可以说，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

这种新的观念，即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由事物构成的观念，就成为可以确切地称为“结构主义者”的那种思维方式的第一条原则。简言之，这条原则认为，在任何既定情境里、



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总之，任何实体或经验的完整意义除非它被结合到结构（它是其中组成部分）中去，否则便不能被人们感觉到。

因此，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最后就象 F·詹姆森所描绘的那样，是“明确地寻找心灵本身的永恒的结构，寻找心灵赖以体验世界的，或把本身没有意义的东西组成具有意义的东西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类别和形式”。<sup>①</sup>显然，维柯的幽灵还没有得到安慰。

然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视线暂时从“心灵的永恒结构”稍微往下移一点，而把注意力放到结构主义思维方式给文学研究所造成的影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在所有艺术中，使用词语的艺术和人的本质赖以区别人之为人的那方面，关系最为密切，那就是语言。现在对结构主义来说极为重要的许多概念，首先是在对现代的语言研究（语言学）中以及对人的现代研究（人类学）中发展成熟的，这一点并非偶然。几乎没有什么领域比语言学和人类学更接近于心灵的“永恒结构”。

---

① F·詹姆森：《语言的囚所——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述评》，第 109 页。